

# 新疆：西北边陲之地筑梦“一带一路”

## “微改革”撬动基层精治善治

(上接1版)用什么办法能让村民少走弯路?宋市村党支部书记张兴旺邀请村民代表商议。有人提议引进县城常见的共享单车。很快,村里请了城管局、共享单车运营方、交警队一起坐下来制定方案。共享单车租赁点,就这样“搬”到了村委会门口。

宋芳琴说,她现在得空就可以租辆电动车到处“溜达”。

“在高质量建设具有德清特色亮点的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过程中,用‘微改革’的思路办好群众迫切希望办好的各类实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殷煜新说。

## 村民建房进入“设计师时代”,折射“微改革”如何撬动“微治理”

农民建房子,专业设计师“操刀”,眼下已在莫干山镇成为“标配”。

在莫干山镇杨坞坑村,村民汤科满眼欣喜地看着正在装修的新房,不时和旁边的设计师沟通。今年3月,汤科向镇政府递交了建房申请,镇上为他提供了十余套符合本村建筑风貌的设计图纸,还安排设计师进行对接。

近年来,莫干山镇民宿产业发展迅速,以“洋家乐”为代表的高端民宿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当地村民造房子的样式多由着自己的兴致,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为解决农民自建与集镇风貌格格不入的难题,莫干山镇村民建房被纳入“微改革”项目:建立农村建房设计师联盟,邀请民宿设计师结合地域特色,设计30套别墅风格建房图纸供村民选择。

方案有了,如何确保落地?莫干山镇制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建设前与村民签订承诺书和协议书,建设中上百位镇村网格员负责现场监督。

在汤科家的建设工地,为了防止粉尘溢出,一大块绿色围挡将工地“包裹”了起来。墙上还有公示牌,建设类别、效果图、批准面积、负责网格员等信息一目了然。

一个镇的建房进入“设计师时代”,折射出了“微改革”撬动“微治理”的清晰路径。

阜溪街道光华小区是2006年前后建成的拆迁安置小区。两年前,张悦平从浙江兰溪老家来这里开了一个面馆。

“成立自治会前,店铺门前那个乱呀,有摆桌椅的,有堆放杂物的,也有人直接把车停到店铺前的绿化带里。”这位外地商户不止一次抱怨,周边环境不好,面馆生意怎么会好?!

阜溪街道共有900余家商铺,基本由外来的新居民经营。当地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治商铺门前环境,但是效果不佳。

“我们探索成立沿街商铺自治会,放手脚让商户自我管理。”肖新方说,自治会对垃圾分类、门前三包、文明经营等三方面进行评比,由自治会成员、商铺代表轮流负责。

做得好不好,先让商户自己评,然后在公示栏和店铺门前公示。评比结果优秀的商户,店铺门口挂上流动红旗。

“别小看这面红旗,客人看到后肯定会增加好感,生意也会好很多。”老张期待自己的面馆,也能早一点挂上小红旗。

现如今,原来脏乱到让人头疼的街道干净整洁、行车有序。

## “垃圾分类+”破解“老大难”

做好垃圾分类,能申请到低息贷款?2003年到洛舍镇开超市的温州人金科顺,最近刚从德清农商银行洛舍支行,顺利拿到了30万元的无抵押低息贷款。

老金说,自己一直做超市,无意中看到农商银行的宣传资料:商户垃圾分类做得好,可以申请低息贷款。

想着自己的分店升级改造需要花钱,老金就扫描二维码填写了贷款申请。此后,银行和县垃圾分类办对接确定垃圾分类评级和信贷优惠利率。很快,钱就到账了,一年下来可节省利息好几千块。

金科顺笑着说,现在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女,都对垃圾分类格外上心。

“通过这个‘小切口’,破解对个体工商户的垃圾分类引导难题。”德清农商银行副行长张昌信表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践行绿色生活,通常素质和信用更高,这与银行青睐的客户有较大共同点。

通过垃圾分类评级与信贷优惠政策挂钩的方式激励个体工商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是德清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举措。德清“垃圾分类小微贷款”正式实施以来,累计76名商户获得银行贷款3568万元,涵盖建材、民宿经营等多个领域,节约利息支出近30万元。

作为曾经的老县城,乾元镇也做起了“垃圾分类+”文章。该镇城北新村建于上世纪90年代,设施老旧,停车管理是个大难题。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虽然有积分兑换物品,但居民积极性不高。近年来,城镇管理标准越来越高,停车难、垃圾分类难等问题日益突出。

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城北新村采取“垃圾分类积分制+停车位管理”相结合的小区管理模式,“只有达到相应积分才能申请停车位,每年根据积分排名,居民可重新选定停车位,还可以折算停车位年费。”小区负责人说,此举有效解决了垃圾分类难与停车管理难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作为老旧小区试点,目前城北新村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居住环境全面改善,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0%、精准率超95%。如今,这一做法已在全镇推广。(参与采写:王力中、俞思衍)

格鲁吉亚积极建设华凌自由工业园、华凌国际经济特区等项目,为两国商户架起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把风机安装在了全球六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电量超过国内风机出口总量的50%……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展身手,描绘未来蓝图。

## 自驱力强了 吸引力更大了

这几天,霍尔果斯阳光捷通数字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利龙正为跨境电商物流业务奔忙着。在他的规划中,公司今后将在新疆多地不断开拓业务。

“这些包裹都是从杭州、广州等地依靠货车运输过来,独特的区位优势、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外地公司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周利龙说,公司现在每天至少发运20余个集装箱。

周利龙所言非虚。“十三五”以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连霍高速公路西延工程建成通车,新疆至欧洲实现全程高速;G3018 清河—阿拉山口高速公路、中巴公路改扩建等向西通道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新疆与周边国家开通双边国际道路运输线路118条,占全国总数的1/3。

新疆至其他省份的高速铁路实现与全国联网,“进出疆快起来”目标加快实现,航空网络基本成形,“疆内成网、东西成扇”的航线布局加快构建。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新疆吸引力逐步增强,越来越多境内外企业选择在新疆“安家”。近200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百强企业落户新疆。仅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目前已吸引超过500家企业落户,涉及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纺织和医用材料、装备制造、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许斌曾表示,“十四五”期间,新疆将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做优做强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电力、旅游等十大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近几年,一项项政策加快落地,新疆建设日新月异,企业信心十足。”来疆数年,周利龙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深有感触。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5日电



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汽车进入中方一侧(2019年3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东说。

中欧班列线路和次数的增长仅仅是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疆建成23家国家级跨境经济合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国家级产业园区,与17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

“新疆的经贸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销路才能越来越广。”李巨东说。

## “一带一路”了 机会都来了

1988年,19岁的于成忠从河南周口来到数千公里外的新疆霍尔果斯,从蹬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果蔬开始,逐渐做起了果蔬批发生意。

他说,当时从未想到,自己和霍尔果斯能共同发展至此。彼时,霍尔果斯还未像现在拥有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以及不时听到的五湖四海的口音。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于1983年恢复通关。这个曾经的丝路驿站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吸引了全国各地有志于“淘金”的年轻人。

如今,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出口的重要口岸之一,是集公路、铁路、管道、航空、光缆、邮件“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和综合性多功能口岸。

于成忠搭上了这艘快船。2010年,他成立了霍尔果斯金亿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业务涉及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在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建立了10万多亩出口蔬果生产基地,打造了集生产基地、蔬果保鲜库、蔬果加工车间、出口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

“个人和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好政策。”小于变成的老于说。

老于回忆,2010年左右,到哈萨克斯坦的通关时间需要三天,那个时候都是土路。现在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从霍尔果斯到阿拉木图只需要四个半小时,对时间要求非常高的果蔬运输业来说,缩短时间就是提高效率。

不仅个人,新疆企业也乘着“一带一路”东风,扬帆出海。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热电联产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已成功进入美国、俄罗斯、印度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装备中国”走向“装备世界”;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在

## 神州巡礼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诠释“新屯垦”

新华社记者李志浩、何军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作为新中国建设“新的新疆”一项战略创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54年组建。

中央政府在西域新疆大规模屯垦戍边,始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创造性转化历史遗产,党中央以兵团这一重大制度创新,确保“南泥湾”的屯垦奇迹,在新疆两大沙漠边缘,在千里边境线延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在兵团全面启动,红色大地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

## 改革风吹“三五九”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改编自三五九旅的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步兵第五师,随王震将军“凯歌进新疆”,带着“南泥湾”的屯垦经验,奔赴苍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英雄的部队,就此扎根大漠,整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后更名为第一师)。而英雄的拓荒,一举改变了边疆的千年样貌。无数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的生态绿洲,在戈壁荒漠中“凭空而来”。

年过五旬的重庆人王永芳,成为新“三五九人”快30年了。家乡山多地少,兵团第一师成了她第二个家。

前人拓荒,40亩地交付给王永芳,这是她到新疆前从未奢望过的。

但种什么、何时播种、如何管理、何时收获,到哪里售卖,却并不由她说了算。

“不让你种,你连锄头都举不起来。”初来乍到,王永芳很不适应,到处是不容分说的生产指令。

但这些她不能做主的,恰是当时屯垦奇迹的核心——效率。

兵团成立以来,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体制。尤其在相当长时间内,兵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种植经营环节,全由这套庞大的经济体制统一指挥。

这一能精确管理到每粒种子的“巨无霸”,确保了先进的种植技术直达每粒种穴,以千亩为单位组织起集约化农业,也使得兵团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一路领跑;2100余万亩农田、全国六分之一的棉花产区、全国最大的节水农业灌溉区、95.2%的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的一片棉花地中,多功能一体化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播种(2019年4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种植业综合机械化水平……

“统一管理确实让我们少操了不少心。”王永芳承认,行政指令确保了集约化与高效率,让她的田间产出和效益都遥遥领先于地方。

但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巨无霸”与市场经济脱节的问题逐渐凸显。

曾经巨大的优势快速消退,职工群众被缚手脚、企业不强、经济结构不优。原本让兵团引以为傲的现代化大田,开始难以吸纳年轻一代,一些基层甚至面临老龄化、空心化危机。

屯垦戍边事业发展遭遇困难。兵团随即做出诸多调整,但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成效有限。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战略决断,201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完善既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有利于更好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体制机制。

改革一启,变化分明。

所有“统一”指令全部取消,封闭的门户向市场打开,40亩土地经营权正式交给了王永芳。

告别行政指令的捆绑,王永芳和同事们

第一次以合作社的方式“抱团取暖”,对接市场。

改革当年,从犁地、买农资到播种,她的棉田投入比改革前至少省下4万元。

选择权又带来议价权,优惠和服务登门而至。

自上而下的指令不再,如今,连队的大事均须众人“一事一议”。被选为连队合作社理事的王永芳,开始深入参与连队事务的管理。

## 牛奶折射的屯垦新义

政企、政事、政资、政社不分曾经是长期困扰兵团,尤其是基层团场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深化改革以来,在关系群众利益最大的团场层面,兵团大幅调整团场的职能和工作重心:使其从经营管理企业,完全转到增强维稳戍边能力,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同时,为彻底改变政企不分,全兵团近1800家团办企业与团场行政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